

娘在乡下

齐永茂

娘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，群山环绕的乡下，留记着娘67年的酸甜苦辣。娘说，她一辈子没念过一天书，不识一个字。常年的忙里忙外，从来没时间出过一次远门。

我在北京当兵10多年，每每想起回报亲情，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娘从家乡那个大山沟，接到北京这个大都市来开开眼界，让平生没见过火车的娘坐回火车，在那街道比农家锅台还干净的北京，照几张充满现代气息的纪念照，亲眼看看她几年来牵肠挂肚的部队生活……然而，我的这一愿望至今也未能实现。

当兵在外，最能理解和体会母爱的分量，也最容易被耳濡目染的亲情所感动。这些年来，每当看到操着浓浓乡音的乡下老人在子女的引领下，远道而来喜游北京名胜古迹的情景，见到几世同堂围坐在丰盛的餐桌旁，谈笑风生，偶尔向老人夹菜敬杯的热闹场面，一股股想念和愧疚的热泪便会情不自禁地盈满我的双眼，觉得那首情深意长的《懂你》歌曲，就是给娘唱的。

娘生育了我们兄妹五人，我是娘向来疼爱的小儿子。在我童年记忆中，娘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她早出晚归的忙碌身影，拉着叭哒作响的风箱在烟熏火燎的灶房里做饭洗锅的利落，还有不到鸡叫时辰就围坐在煤油灯下，为我们兄妹几个纳鞋补衣的熬

煎神情。那时，由于家境贫寒，娘那件后来打满补丁的新婚粗布上衣不知穿了多少年，家里唯一能卖钱的鸡蛋，娘一天不知能数多少遍。

逢年过节，盘子里若有点可口的饭菜，娘要么说她不想吃，要么说她吃饱了。看着我们几个狼吞虎咽般地吃喝，娘总是坐在一旁表情慈祥地久久陷入沉思。

这些来，当我探亲回家提出要接娘去北京时，娘总会说出一大堆理由。一会儿说她晕车、出不了远门，一会儿说她腿痛不方便，一会惦记我没成家，去了怕住不惯……说着说着，又转身忙别的事了。面对满头银发和皱纹纵横的娘，我不知如何是好。但我知道，晕车和腿痛是娘的借口，真正的原因是娘怕路途花销大，增加我的经济负担，更缘于娘终生难忘的那一巴掌，她觉得“欠”我的太多。

记得那是我九岁时的一天上午，娘正在忙着磨面，我却顽皮地站在一旁要吃饭。娘好说歹说，我就是不



听。既急又气的娘伸手一巴掌搥过来，偏偏击在了我的太阳穴上，伴着一声叫喊我晕倒在地。失魂落魄的娘赶紧把我抱回家放在炕上边叫边推，好大功夫我才微微地睁开了双眼。此时，只觉娘那豆大的泪珠不停地滴落在我的脸上。就这一巴掌，娘不知唠叨了多少年，暗自流过多少愧疚的泪水。

在军营生活的岁月中，我尽管远离家乡，远离亲人，但娘那双慈祥的双眼仿佛时刻在注视着我，让我诚惶诚恐，丝毫不敢放松自己。在娘的鼓励和鞭策下，我在绿色军营里追求着理想，也收获着希望，先后4次荣立三等功，当一张张立功喜报寄回家乡后，娘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当我胸戴一枚枚金灿灿的军功章走近娘时，她那满脸流露的微笑，似乎是儿子对她这位含辛茹苦的乡下娘最好的回报和最大的慰藉。

昨天又去了一趟麟游，又在慈善寺那儿见到了清流淌的漆水河，便又想到了水。

在立冬过后的山里，有这么一条河从高高的悬崖下流过，水是那么的清澈，水面又是那么平静，把蓝天白云都映衬其中，给人一种静谧温馨的感觉。这河名叫漆水河，它发源于麟游县境内的群山之中，千折百回，蜿蜒东流，在永寿县店头镇一带才折身向南，进入关中平原，最后从武功县大庄镇乔寨村汇入渭河。

居住在西府渭河北岸塬上的人，历来对于河的概念是淡薄的。因为渭河只从县境南侧通过，除了紧挨渭河的一些村子有水利之便外，还有漆水河沿岸的各个村庄。其它地处二道原、三道原的人们，以前河水对于他们只是一个遥远的向往和存在。因为这些地方地势高，对于河水只能是可望不可及。大部分村庄只能在十到二十米深度的黄土层下去打井吃水。从井里打一桶水上来，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会累得气喘吁吁。因而上塬地区就流传着对上门讨水喝的人：宁给一个馍，不给一碗水的传说。而下塬的人因为当年杨虎城、李仪祉修的渭惠渠浇地，粮食的产量也比原上的产量高出近乎一倍，所以人们都羡慕住在河岸边的人。

漆水河的畅想

陈爱国



我老家的村庄就在渭北的二道原上，从上小学开始，我每天要从塬半坡的北六渠和原下的渭惠渠跑几个来回，可是这两条人工修建的水渠，却在十多米的坡下面，与我们村没有任何关系。那时候我就想啥时候我们村八百亩地也变成水浇地，那该多好呀！

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随着高干渠通水，全县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水浇地。之后随着水泵的使用，深机井和大口井出现，各生产队开始抽取地下水来灌溉。直到现在农村逐渐普及了水塔，农民也用上了自来水。这样的变化，也正是改革开放后才产生的。粮食的逐年增产，使人们逐渐在经济上翻了身，村里人家住房条件改善了，二层楼多起来，有的还买了小车。人们富起来了，我想这都与水有关系，也与改革开放有关。

此刻我站在漆水河边，看着这一河清流，心情无比激动。这些年来无论春夏秋冬，我不知多少次来过麟游一些地方。我喜欢北山里漆水河的宁静，当然最喜欢的是这潺潺清流。夏秋已经离去，河水不再混浊，呈现在眼前的只是清澈水流。前几天，关中地区下了首场雪，漆水河又呈现出一幅童话般的风景。

我爱家乡的山水，更爱故乡的一草一木。但我也爱北山和漆水河：君在漆水头，我在漆水尾。一水连五县，人杰地又灵。中华文明史，炎黄生漆涇。二水交汇处，后稷倡农耕。

编者按：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剧，养老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。新时期，老年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养老方式，既能保证自己的尊严和自由，又能获得适当的照顾和关爱？年轻人应该如何对待老人的赡养问题？今天，“稷园副刊”特别推出的《养老奇遇》这篇文章，贴近现实，真情感人，扣人心弦，发人深思。由于版面所限，本报将分四期连续刊发。敬请关注。

(小说)

养老奇遇 (一)

董岳峰

冬天的早晨，尽管有点冷，但是，郝二照常按时起床，因为他和老大哥郝大（关中方言“duo多”）有个约定，他们每天早上先去村外的大路上散步，然后到村文化广场打太极拳。于是他洗漱完后，就挎上他心爱的宝剑——“太极剑”，出门约他的老大哥郝大去了。郝二住村南头，郝大住村北头。

郝二来到了大哥的家门口，发现其大门紧闭，门口的房子灯光没有亮，他心里觉得有点反常。因为平时这个时间点，郝大早就身挎“宝剑”在门口等着他呢。他很纳闷，是不是老哥睡过头了，于是他用手重重地叩着大铁门上金色拉环，半天没有反应。他又敲着门房窗框，依然没有反应。他又拨打对方的电话，好久没有接应，他更觉蹊跷，难道老哥……？一种不祥的预感迅速袭上他的心头，于是他急忙用老哥以前给他的应急钥匙打开大门，快速的走进院子。

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，郝大哥衣服穿的整整齐齐身挎“宝剑”却倒躺在房门口的地面上，额头上已经碰破了，鼻孔流出了许多鲜血，吓得郝二大惊失色，不知所措。他急忙跪下，抱住大哥呼喊着“哥——！哥——！”没有应答。他摸了摸身体

已经是冰凉的，他又用手试了试鼻孔，已经没有气息。他于是又急忙给本村的村医打电话催他赶快过来看看。村医很快来了，给郝大摸了摸脉，已经没有脉动了，翻了翻眼睛瞳孔已经放大，村医摇了摇头，叹息道“是突发性脑溢血，人已经走了。”

郝二一下子怔了，他痛声大哭“啊！呜！……我的老哥呀，你咋就不说一声，这么狠心的丢下兄弟我呀！……”村医连忙说：“老人虽然走的突然，但是他这样也不受罪，有的人得脑溢血或者脑梗，虽然活着，躺在炕上，连累家人，自己痛苦，那才是受大罪呢”。郝二在村医的安慰下才恢复了理智，他用袖头拭干了眼泪，说“是呀，你大爷以前给我经常说，他老了让他得病要迟，死得要快，看样子应了他的话了。你大爷今年刚刚八十四岁了，十年前你大婆走时正好七十三岁。哎，七十三，八十四，阎王不请自己去，这也许是命呀”。在村医的帮助下，他们两个人简单地支了个木板床，把亡者恭恭敬敬地放上去。

郝二便先给自己家里的老婆和儿子打电话通知了，然后他们又分别给自己门子人电话通知了。郝二又嘱咐儿子给郝大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打

电话告诉了父亲去世的噩耗。

太阳正端时，郝大的两个儿子大鹏、小鹏分别开着车带着媳妇和娃娃从城里赶回来了，女儿小婷也开车和女婿孩子随后也回来了。儿女们穿戴上了早已准备好的孝服孝帽，跪在父亲的遗体前三拜九叩，点香焚纸，泪水涟涟。

叔父郝二把侄子女叫到一个空房子，把他父亲最近的情况介绍了一下，又把早上突发事件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。三个孩子都分别自责，后悔没有在跟前孝敬老父亲，连最后一句话都没有听到，他们越想越难过，个个垂头顿胸痛不欲生……惹得郝二也不停地流泪。

“好了，都把声住了，人死不能复生。既然事已经出来了，咱们要冷静下来，看着让你大入土为安。”郝二点根烟，又利了利嗓子道：“大鹏、小鹏和小婷，当年安葬你妈，过事的情景你们该记得吧？嗯，我的意思就按照你妈过事那个规格办吧。”大鹏和小鹏耳语了一番，大鹏说：“二爸，我妈的事，那时候我们穷，有点简单了，这次嘛，看能不能把事过点大，能不能搭个舞台，叫歌舞团或者秦腔剧团，我们想给他老人家热闹一下。”

(未完待续)



稷园副刊

后稷

为了打造杨凌人的精神家园，不断提升文化品味，本报“稷园副刊”专栏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。稿件要求导向正确、主题鲜明、生动活泼、文风清新、广接地气，散文、小小说、诗歌、快板等均可，字数要求800-1200字。

投稿方式

微信：Tsh853794307

电话：13759950301